

多福寺有通『欠钱碑』

张 志 馨



“欠钱碑”正面和背面(资料图)

多福寺，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崛峨山上，建于唐贞元二年(786)，原名崛峨教寺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之一。宋末毁于战火，明洪武年间重建，是晋王宗室的重要礼佛之所，明弘治年间改名为多福寺，后又多次重修。

多福寺不仅有明代留存下来的三宝——建筑、壁画和彩塑，还有一通特殊的石碑。这是一通双面碑，正面和背面分别记载两个不同年代的事情。一面是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的《欠银碑记》，一面是清乾隆六十年(1795)的《后欠钱石》。

崛峨山多福寺的“欠钱碑”是古代版的“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”。

这通碑最早刻于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。碑的正面称为《欠银碑记》，公布欠钱人名单。而大约38年后，即清乾隆六十年(1795)，人们又在碑的背面刻下了新的内容，称为《后欠钱石》，继续公布失信人的名单。

据碑文记载，在清乾隆十三年(1748)，多福寺为了修葺寺内的“常住院”，通过出售土地、出租房屋和田产等方式来筹集资金。不过，期间遭遇饥荒，许多乡民未能按时支付款项，导致寺庙的工程款项被大量拖欠。

当时，僧人持“不捉钱戒”，金银不过手，这些事务通常由民间的“纠首”(类似于现在的项目承包商或负责人)来操办。为了追回这些欠款，同时又不能对乡里乡亲硬逼强讨，“纠首”们便想出了这个办法：将欠债人的姓名、欠款金额刻在石碑上，公之于众，利用舆论压力来促

使他们还款。

碑文开头部分还是比较客气的，先是说明了闹灾荒等客观原因，希望欠债的人能赶快还账，并承诺补缴的钱将会用于修建一座佛塔，也算作他们的功德。但后面就不客气了，直接列出了欠债人的名单。

这通“欠钱碑”上清晰地刊刻了下列信息，可以说是一份翔实的“清代失信名单”：欠债人姓名、家庭住址(精确到所在村庄，方便邻里对号入座)、拖欠金额(欠款数目记载得非常具体，欠款最多的达二十七两一钱四分，最少的仅四百文)。按乾隆时期的米价换算，四百文大约相当于现在1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。为了这点钱也被刻上碑，可见寺庙追债的决心。

38年之后，也就是到了清乾隆六十年(1795)，寺庙内因重修龙王庙，再次发生了欠款之事。

于是，又在此碑的背面，再次刻了《后欠钱石》，公布欠款人名单与明细。

《后欠钱石》记载，重修龙王庙“于(乾隆)四十九年动工，不数年而告竣”，竣工至今又过了好几年了，“所有一应费用，理宜开晓”，但“奈众姓等长借短欠”“并未收讫，致令相隔十数年难开清单”。

从工程完工至立碑之日，中间隔了十数年，应收欠款至今一直没有收清，“今不得已，爰刻石以为志”，于是，只能效仿前人的做法，刻石为记，公布欠钱人名单了。

这通“讨债碑”立起来后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毕竟在那个注重名声和面子的乡土社会，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名字以这种方式“遗臭万年”。碑上有至少三到四个姓名后来被凿去了，表明这些人在舆论压力下，最终选择了还钱，从而得以从这份“黑名单”中被移除。

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的名字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碑上，这意味着他们的欠款大概率从乾隆年间一直拖到了现在。

多福寺的“欠钱碑”跨越两百余年，以独特方式记录着历史上的债务纠葛，既展现了古代追债智慧，又成为研究社会风貌的鲜活样本，静静诉说着往昔岁月里的人间百态。

文物

填补空白的三足炉

晓 风



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(山西博物院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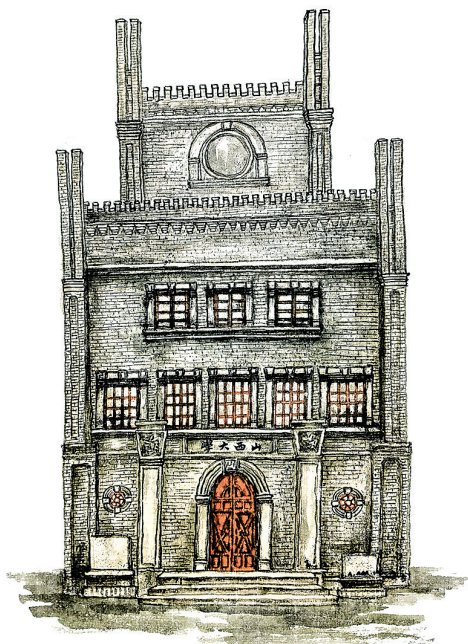
明朝正统、景泰和天顺三朝30余年，政局动荡，官窑瓷器多不书年款，民窑瓷器带年款的也不多见，致使人们对这一时期瓷器的面貌认识不清，称之为“空白期”。而山西博物院藏的这件青花波斯文筒式三足炉，炉底款书“天顺七年大同马”，年代正是明代天顺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463年，为这段模糊岁月投下了一束光。

香炉外形清新大雅，追求古法与古意，外壁书有青花波斯文三段，其内容节选自诗人萨迪的《果园》，诗中这样写道：“谦逊的智者宛如果树一棵，挂果越多枝头越加弯曲。”通俗直白地告诉我们，越有大智慧者，做人越和蔼谦虚。

这件文物向我们印证了明代海上丝路的繁荣。从1405年到1433年，郑和28年间七下西洋，前后到过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、赤道以南，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，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。

郑和七下西洋，主要货物有瓷器、香料、茶叶、丝绸等，交流的主要对象为伊斯兰世界，而这件青花瓷白底蓝花装饰效果的筒式三足炉正是那个时代的见证。

状物



山西大学堂旧址

籍云燕 绘

万物

橘香满溢暖冬日

文 悦



柑橘，凭借其独特魅力，成为冬日水果界的佼佼者，为人们的饮食生活带来无尽的温暖与甜蜜。

柑橘是芸香科柑橘属的一种小乔木植物，分枝多，刺较少；叶片披针形，椭圆形或阔卵形；花单生或簇生，花柱细长；果实通常为扁圆形，果皮薄而光滑，或厚而粗糙，果肉酸或甜，或有苦味。花期4~5月，果期10~12月。

在文人笔下，柑橘不只是时令水果。橘的文化意象，可追溯至屈原的《橘颂》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这棵扎根南国的嘉树，从此成为中华文化中坚守气节的精神象征之一。随着时代流转，橘的意象愈发丰盈。唐代张九龄的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”，借橘树的耐寒特性抒发高洁志向。宋代苏轼的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这种将时令风物与生命感悟相融合的写法，成为后世咏物抒情的重要范式。

朱自清在《背影》中描绘的父亲形象，至今令人动容。“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

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……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”那一捧橘子，定格了一个时代的亲情表达。

民间素有“一个橘子七味药”之说，柑橘具有消食化积、止咳平喘、降血脂等功效，柑橘干制后的果皮即陈皮，味辛、苦，能温通散寒，调理脾胃气滞，燥湿化痰。

橘子入馔，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便记载了名为“八和齏”的复合调味品，其制作需配齐八种原料：蒜、姜、盐、白梅、橘皮、熟栗子肉、粳米饭与醋，一并捣成末后调成糊状，体现出古人善用天然食材提升风味。承袭这道雅馔，今天浙江黄岩地区匠心打造出“中华橘宴”，将橘皮、橘肉、橘汁巧妙融入各式菜肴，从开胃前菜、精致主菜，再到创意甜品，让橘香贯穿整场宴席，成为展示当地饮食文化的亮丽名片。

寒冷的冬日，浓郁的橘香，一闻之下，心头顿感温馨舒适。